

東南亞細亞

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上卷】

鹿野忠雄 著

楊南郡 譯註
李作婷

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東南亞細亞
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上卷

理學博士

鹿野忠雄 著

楊南郡 李作婷 譯註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 鹿野忠雄著；

楊南郡, 李作婷譯註. -- 初版. -- 新北市：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05

冊； 公分

ISBN 978-986-04-8532-5 (全套：精裝)

1.民族學 2.東南亞

535

105006545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卷〕

原 著 者 鹿野忠雄

譯 註 者 楊南郡・李作婷

發 行 人 林江義 (Mayaw・Dongi)

出 版 者 原住民族委員會

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5樓
(886-2) 8995-3456

<http://www.apc.gov.tw>

設計印製 加斌有限公司

106 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210巷30號
(886-2) 2325-5500

<http://www.cabin-color.com/>

統一編號 GPN: 1010500754

國際書號 ISBN: 978-986-04-8532-5

版 次 2016年5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350元整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理學博士 鹿野忠雄著

東南亞
民族學
先史學
研究

矢島書房刊



原著者 鹿野忠雄博士

序

我們號稱為東亞民族的同胞，不但居住於同一個區域內，甚至血緣、感情、習尚，以及其他，都有不少共同之點。一般所謂黃色人種，原是西歐人所命名，而我們不明不白地，隨便使用別人所給的族稱，可能是有令人首肯的道理罷。然而，屬於東亞各民族的同胞們，自古以來彼此之間，維繫著甚麼樣的關係呢？換言之，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都已經明白了嗎？從表面上看來，我們國內已經有人就人種方面的見識，發表過一些議論。那是出之於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經驗累積嗎？或者，議論的內容難道沒有夾雜著從西洋人借來充數的？

很遺憾地，對於以上不太客氣的質問，我們無法立即回答。問題在於日本學術界，關於東亞各民族的民族學、先史學研究，多半是像大學課堂上的講義，不是解說文字，就是讀後感之類。（當然，偶爾有少數作品，屬於獨自研究的成果，可以視為珍貴。）眼看著國內學術界，對於東亞各民族的研究，嚴重落後的現狀，我們身為東南亞民族圈內的一份子，感觸尤深。

民族學的使命是，深入研究民族，乃至種族生活的基礎構造，進而查明衆多民族之間的親緣性與差異性，但是研究成果或許關聯到外在的政治意圖。以南方地域為例，這裡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種族，而每一族都擁有心意上或文化上的獨自性。但是，如果把全區域內種族分歧的事實置之不顧，而全部改以劃一的態度，與之接觸，勢必引起部分的人反感。彼此之間發生摩擦，摩擦與反抗此起彼落，考其原因，可能是經濟、社會或宗教問題所引起的。一般人從側面可以觀看情勢的發展，但是，站在民族學的立場，是須要以各種族，乃至各民族彼此之間的差異性為著眼點，仔細地從內部加以觀察，並向為政者提供參考資料，假如逾越這個界限，而逕自提供建言，就失去真正做學問的立場了。

上面已提示過：查明每一個種族，乃至民族的親緣性與差異性，就是研究民族學的目的。在這裡，筆者要強調種族，乃至民族的本質，其由來甚遠，僅僅做現狀的觀察，通常是不夠周延的，因此，應該要併用先史學研究，才能圓滿達成目標。立足於這個觀點可知，至少在東南亞地域，深入鑽研區域內各種族，乃至各民族的由來與現狀，以達到研究的終極目標，有賴於併用兩個作法，那就是民族學研究和先史學研究。¹

屬於南方地域的東南亞各族，從外表看起來，他們的生活內容不僅是極為相似，假如我們加速做先史學研究的步伐，會讓人人驚異地發現：原來在以往久遠的年代以前，各種族，乃至民族彼此之間，早已維繫著緊密的關係。

筆者對於東南亞民族學與先史學的研究，雖然還不夠成熟到可以發表的階段，但是，今日先行發表迄今所獲的新資料，期待從此

1. 先史學，prehistory，是運用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人類學等，探索文字發達以前，亦即從文獻無法獲知的，人類歷史的一種學問。

能夠發現新的課題，乃願意將個人的研究成果，逐次分成不同的卷帙，公之於世。回想過去20年來，筆者一直以臺灣為研究基地，只專心研究臺灣原住民族，是客觀上不得已的處境。想不到現在突然發現：本人多年來在臺灣的苦心研究，結果是反而有利於將來要推展的，對於廣大的東南亞全域的研究。一念及此，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了。

所謂東南亞細亞全域，大略地可以分為印度阿薩姆（Assam）、緬甸、泰國、中南半島，以及中國華南等「大陸地域」，以及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菲律賓群島等（甚至可以延長到大洋洲）的「島嶼地域」。以往的學者將這兩大地域分開來，從事個別的研究。筆者認為今後應該結合以上所述的兩大地域，考察彼此間的關聯，不用多說，這是當前迫切需要的研究課題。臺灣島座落於大陸地域與東南亞島嶼地域之間，將成為最佳的知識寶庫，對於立足於上述見解，進行東南亞全域的研究，將提供很大的助益。

在西歐學者之中，很多想要研究東南亞民族學與先史學者，抱著熱烈的期待，想要好好的活用臺灣資料，很遺憾地臺灣一直缺乏可供外國學者查考的資料，因此導致外國學者所提出的論述，終究是有些缺漏。

本書收錄多篇論述，主要是以臺灣為中心，環繞到東南亞細亞各地。第1篇至第10篇，是論述臺灣與菲律賓的關聯；第11篇至第14篇，是論述臺灣與中南半島的關聯；第15篇至第18篇，是論述臺灣與華南的關聯；最後的第19篇至第30篇，是其他論述，暫且題為「雜篇」，也收錄在內。

稿成付梓之際，不能不重新回顧公私機構，對筆者的鼎力援助。其中，日本銀行總裁兼任日本民族學會副會長洪澤敬三子爵，對於筆者的研究，始終給予理解與認同，並勉勵再三。此外，還要感謝臺灣總督府多年來向筆者的臺灣山地研究，伸出援手；臺灣總督長

谷川清閣下，對於筆者的研究，感到很大的興趣，而贈予激勵之言。最後，筆者要感謝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研究室，以及各地方的公私機構，欣然同意讓筆者出入於檔案室，借閱所珍藏的文獻資料。

在這裡，也要提起上次筆者在馬尼拉作短暫停留期間，承蒙「比島軍政監部」²和菲律賓政府當局的充分理解與援助，特別表達謝意。本書中的照片，部分是摯友瀨川孝吉君所提供。書上的多幅素描畫，是插圖畫家井波良則和筆者在菲律賓研究期間，所雇用的菲籍畫家——Santiago和Evarist兩人所繪，在此一併致謝。

還沒看完初校本以前，筆者突然接到陸軍召集令，要馬上飛往北婆羅洲，進行土著民族調查的任務。倉卒間準備出發之際，來不及完成最後的校對與索引的製作。本來認為必須附上索引的願望也隨之破滅了。但願將來出版本書第2卷時，能夠補錄。

鹿野忠雄

昭和19年（1944）5月4日

於日本博多的旅舍

2. 「比島軍政監部」，指昭和16年（1941）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陸軍於開戰一個月後占領菲律賓，接著於昭和17年（1942）7月起實施軍政，由菲島派遣軍參謀長兼任「軍政監」。「軍政監部」就是這個體制下的司政人員。鹿野忠雄博士於同年7月，以陸軍專任囑託身分赴任，目的是要在菲律賓大學與科學局，整頓兩機構的學術文獻檔案和文物。他一開始就冒險向「軍政監」交涉，把監禁於收容所內，著名的德裔美籍先史學者H. Otley Beyer救出。鹿野博士完成任務後，於次年3月離開。他感謝軍政監部人員的照料，使他能夠達成搶救南方民族的文物，同時能夠和Beyer教授共同探討菲律賓群島土著群的文化。「軍政監」就是日軍設立於馬尼拉的軍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最高統帥。

林江義主任委員 序

(序文之一)

臺灣原住民族的先祖始於東南亞地域，隸屬於南島語系，因此，臺灣原住民族在語言及文化上與南島語民族擁有密切的關聯，再加上臺灣的地理位置座落於大陸地域與東南亞島嶼地域之間，使得臺灣擁有豐富多元的民族融合文化，成為研究東南亞細亞民族學最佳的選擇。鹿野忠雄以臺灣為研究中心，向東南亞細亞各地實地踏查研究，走訪高山峻嶺、離島海域，將所見所聞詳實記錄彙編，計畫出版《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但時逢太平洋戰爭，軍隊急召鹿野忠雄前往北婆羅洲，倉促之際來不及完成最終校對，只能等待歸來時補編完成，遺憾的是，其身影最後卻消失於北婆羅洲雨林中，而本書即成為他最後的遺著。

鹿野忠雄從小就顯現出充分的好奇心與研究精神，尤其對於自然人文更抱持著莫大的興趣，常常深入山林捕捉昆蟲進行研究，1922年，時年十六歲的他即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於日本《昆蟲世界》期刊中，將自己所收集的蝴蝶，依照綱目科屬種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分析，展現卓越的觀察與分析能力，轟動日本學術界，之後因緣際會來到臺灣讀書，開始了在臺灣各式各樣的研究與觀察，內容包羅萬象，包含昆蟲學、動植物、自然人文、考古學等等，前前後後總計發表了153篇學術論文，而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則佔據了大部分。鹿野忠雄的一生都奉獻給他最熱愛の研究，我們希望藉著

翻譯出版其生平心血，帶領讀者追本溯源重新認識臺灣的原住民族。我們翹首盼望鹿野忠雄的研究成果與熱愛學術的精神能影響後人研究原住民族文化的興趣，引領學術潮流，重視我們珍貴的原住民族文化，以等待後世子孫回頭檢閱追本。

本書有幸交由楊南郡教授與李作婷博士共同譯註，將鹿野忠雄生前遺作，完整詳實的展現予臺灣讀者。楊南郡教授在譯註的過程中，遭受病魔纏身，即使病臥在床，仍心念不忘本書，勉力一字一句的執筆修改。滿紙的塗改痕跡，顯現其努力不懈，熱衷學術的精神，而如此的付出皆為再呈現最完整最周延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其抵抗病魔的意志與完成本書的決心，亦令我深感欽佩與推崇，期望本書的出版能豐富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亦能青史流芳永世常存。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江義

孫大川教授 序 山登絕頂我為峰 (序文之二)

明白的跡象顯示，鹿野忠雄這上、下卷本的遺著《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是一個勤奮的學者二戰末期兵荒馬亂的時刻，為自己學術生命在祭臺前最後、最莊嚴的奉獻。

由於對昆蟲及自然科學的興趣，鹿野忠雄早在青少年時代便來臺就學（1925）；即使就讀東京帝大期間，因研究的關係，仍不斷進出臺灣高山叢林、海角島嶼之間，全方位搜尋、踏查臺灣自然生態、地質、考古、語言、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等資料。一直到他離奇失蹤於北婆羅洲（1945），三十八歲短暫的生命裡頭，有二十年的時間專注於臺灣學術的「基礎」工作，成果豐碩。但鹿野忠雄的臺灣研究，並不是一個封閉、畫地自限的象牙塔工程，每一項研究結果，處處引導他走向一個更為遠大的夢。在他匆匆完成初校（1944年5月），延至1946年10月才出版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一卷的序裡，鹿野忠雄這樣說：

「回想過去二十年來，筆者一直以臺灣為研究基地，只專心研究臺灣原住民族，是客觀上不得已的處境。想不到現在突然發現：本人多年來在臺灣的苦心研究，結果是反而有利於將來要推展的對於廣大的東南亞全域的研究。一念及此，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了。所謂東南亞細亞全域，大略地可以分為印度阿薩

姆(Assam)、緬甸、泰國、中南半島，以及中國華南等『大陸地域』，和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菲律賓群島等(甚至可以延長到大洋洲)的『島嶼地域』。以往的學者將這兩大地域分開來，從事個別的研究。筆者認為今後應該結合以上所述的兩大地域，考察彼此間的關聯。不用多說，這是當前迫切需要的研究課題。臺灣島座落於大陸地域與東南亞島嶼地域之間，將成為最佳的知識寶庫，對於立足於上述見解進行東南亞全域的研究，將提供很大的助益。」

從自然史、考古器物、物質文明、植物和語言等多方面的證據顯示，臺灣從史前時代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島嶼，正好相反，它涵攝了東南亞細亞全域人種和文化接觸、演變、分化、再生的複雜積澱。鹿野忠雄的這個理解，從他個人的學術生涯來看，1942年是轉捩點。這一年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年，日軍勢如破竹地逐步席捲整個太平洋海域和亞洲東南陸地半島地帶。當年鹿野忠雄以陸軍專任囑託身分，來到菲律賓馬尼拉負責清理、整頓軍政府體制下的科學局和大學等學術機構。當時與他合作的國立菲律賓大學貝雅教授(Dr.H.Otley Beyer)回憶證實(見他為本書下卷寫的推荐序)：鹿野忠雄的到來，不僅搶救了菲律賓大學龐大的考古學、民族學標本，還將「菲律賓博物館」的文物資料全部製成圖版或拍成影像記錄，降低了戰火對學術的摧殘。然而，另一件更重要的發展是，和貝雅教授的互動，使鹿野忠雄愈加篤定臺灣做為東南亞細亞全域研究的關鍵地位。1942年，他接連發表了〈臺灣原住民族之人類地理學序說〉以及〈臺灣先史時代之文化層〉，這個局面將他推向一個更強大的學術激情中。我們有理由相信，1944年6月，在日軍敗象已露的時刻，鹿野忠雄之所以仍勇於接受召集令深入戰況不明的北婆羅洲，一定有某種更高的獻身熱情所驅動，從他雖不盡滿意卻急於先出版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及臨行前對妻子的交代，冥冥中似乎知道自己

凶多吉少，但為學術的目的，依然義無反顧地走上命運為他預備的祭臺。

失蹤七年之後，在生前好友馬淵東一、瀨川孝吉的努力下，1952年終於接續出版了《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的第二卷。第一卷有鹿野忠雄的序，並完成初校，但他沒能看到出版，共收錄三十篇論文。第二卷，收錄九篇，並有貝雅教授的推荐序。本次中文翻譯版，楊南郡先生體認鹿野忠雄「不盡而盡」的學術悲願，直接改成上、下卷。無論如何，鹿野忠雄本人再也續不了了，但，誰又是那來者呢？從青少年時一個昆蟲、博物的愛好者，一個狂熱的登山客，鹿野忠雄為我們留下了臺灣從平原到高山、從陸地到島嶼、從自然到人文、從現在到古代的種種精彩故事。到臨近生命終結的那幾年，他又從臺灣出發，帶我們鳥瞰結合「大陸地域」和「島嶼地域」廣大東南亞細亞全域的風貌，何等遼闊的歷史視野！1978年起澳洲學者Peter Bellwood，南島語族從華南及臺灣向東、向西、向南擴散的理論，以及2000年Jared M. Diamond所寫的〈臺灣給世界的禮物〉，論證更精緻了、材料更豐富了，但終未脫離鹿野忠雄當年的見識。

在嘔心瀝血譯註完移川子之藏《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2011）、馬淵東一《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佈》（2014）之後，楊南郡先生又以八十五歲高齡，完成鹿野忠雄最後遺著《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下卷的譯註工作。不同的是，這次楊先生不幸罹患食道癌、大腸癌和淋巴癌，密集的化療、放射線療程和六次大手術，讓他吃盡苦頭。所幸，此次有關考古專業的部分有李作婷博士分勞。然而即便如此，以他嚴謹的個性，後來的校對、修改工作，依舊一體承擔，一點也不馬虎。到醫院看他，他談的是這本書；出院到家裡探望，還是拉我到案頭，細看他一校又一校，密密麻麻卻又清清楚楚的修改進度。直到最近聲音沙啞了，他仍在擔心印刷出版的相關細節。他說，或許這將會是他的封筆之作，自己很高興能

停筆於譯註最心儀的鹿野忠雄之總結性論著，像是對他的致敬；同時藉此也可以無愧於對臺灣學術界的責任感。

楊先生熟悉並衷愛鹿野忠雄所有的作品，曾譯註他的《山、雲與蕃人一臺灣高山紀行》(2000)，並翻譯山崎柄根著的《鹿野忠雄—縱橫臺灣山林的博物學者》(1998)。在楊先生編選的《臺灣百年曙光—學術開創時代調查實錄》一書中，譯錄了鹿野忠雄的〈冰河問題與雪山的回憶〉(1936)和〈臺灣原住民族之人類地理學序說〉(1942)。論文選集的解說中，楊南郡如此評價鹿野忠雄：

「從失蹤到現在，中日兩國的時空劇變，他對臺灣的自然與民族研究的成果，仍受極高的評價，視野的開廣與橫跨不同領域所建立的學問體系，在今日學問細分化、隔行如隔山的情況下，彌足珍貴。鹿野忠雄博士是最後一個臺灣綜合研究者，臺灣最後一個學術探險家。現在和將來，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學術奇才。」

我想，也只有楊先生有資格做這樣的評論。他本身就是一個登山探險家。五十年來，他幾乎完全以獨立的姿態默默踏查、譯註並消化日治五十年所留下來的的重要學術遺產。我們接著要追問的是：在這些遺產的基礎上，七十年來我們在歷史、文化和學術戰略方面，有過什麼樣的長進？戒嚴時期，臺灣史的日治時代是不存在的，中國史觀毫無阻礙地貫穿臺灣的歷史認同。解嚴之後，強調臺灣主體性的結果，臺灣史又被禁錮在漢人四百年開拓史的狹窄洞窟裡，完全無視於鹿野忠雄在上一個世紀40年代初，以細密的證據論證臺灣有它豐富的文化層和悠長的歷史縱深的事實。從這樣的高度去看，臺灣當前種種被政治綁架的史觀爭論，便顯得格外膚淺、荒謬，它或許是政治議題，但我們應該也要有學術的立場。

日本方面呢？我看也好不到哪裡去。國際政治的影響下，臺灣是其學術研究的邊緣再邊緣，鹿野忠雄當年以臺灣為中心的東南亞

細亞全域研究的主張，是不是真的已成了明日黃花？楊先生在多次談話中，提到許多日本學者對他的譯註工作非常有興趣，覺得從中可以找到理解那個時代語境的方式。果真如此，楊先生譯註成果向日本方面的回流，或許可以看做是一個新的開始，讓大家有機會重溫那個時代許多人曾經共同編織的夢。

無論臺灣或日本，都應該真誠地感謝鹿野忠雄和楊南郡先生。經由他們的努力，臺灣百多年來的歷史有了實存的聯結。透過這個聯結，我們可以認真、踏實地重新認清臺灣文化歷史的位置。翻越兩位登山探險家樹立的高峰，在山頂領略清新冷冽的山風，呼吸自由的空氣。

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

卑南族



浦忠成教授 序 追蹤、賡續與詮釋 (序文之三)

鍾情於昆蟲，曾在高中就讀總督府高等學校（今臺灣師大前身）上課時，跳出窗外追逐蝴蝶的少年鹿野忠雄，隨著年歲增長，視野拓展，臺灣的生物、地理、地質、史前文化、原住民族，一步步讓他在學術探索之路登上令人驚豔的高峰，卻在1944年奉派北婆羅洲進行民族學調查不久後失蹤。38歲的生命，似乎想要竭盡所能，儘快在短暫的時間綻放出所有的能量。除了東京的家鄉，足跡到過庫頁島、臺灣、菲律賓、北婆羅洲等地，而自16歲就開始撰寫並發表的學術性文章以迄辭世前的專著，顯現出他在寬闊宏博中，又能掌握細緻繁密的學術取向與風格。

由採集昆蟲、攀爬高山、接觸原住民、研究冰蝕地形，乃至民族學、史前文化、物質文化的調查、蒐集、分析、歸納，鹿野忠雄亟欲跨越其當時所詬病的日本民族學界研究「多半像大學上的講義，不是解說文字，就是讀後感之類」的層次，並以「東南亞細亞」（包括南中國、印度支那半島、緬甸、阿薩姆等大陸區域，以及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菲律賓、西里伯斯島、小巽他群島及摩鹿加群島嶼地域），作為探究其間民族與文化差異與彼此關聯的基本區域，

「中間地帶的臺灣島正處於這一絕佳的位置上」，所以他拓廣研究幅度的前20年，便集中最大的心力在臺灣。

他曾選擇73項物質文化進行此區域間的比較，試圖確認相互的關係。他最感遺憾的是「比較對象的南中國原住民多已漢化，而被視為也很重要的比較對象的法屬印度支那安南山脈的Moi諸族，其民族學上相關研究最欠缺」；幸運地，他在臺灣卻找到不少可以比對與佐證的材料。在這樣的視野之下，他提出「在臺灣各族中，以泰雅族和Naga族最為類似，泰雅族應該是古代大陸文化的保存者。…鄒族應該是在法屬印度支那北部、賽夏在中國中南部、卑南在法屬印度支那南部。雅美族則是由菲律賓移入」，這樣我們都感覺時空落差的看法，這是遠遠超過我們目前視野的見解。

鹿野忠雄以東南亞細亞而提出的原住民族原鄉、物質文化移動、語言關聯之論，恐怕讓躲在斗室與意識形態之中而猶自矜自賞的人張皇失措，卻是回應自史前時期以至今日仍在這個區域乃至更大範圍間民族與文化持續的遷徙、交流與變遷的脈絡與事實。先人移動的方式總會讓我們驚奇其距離與旅程的曲折，歷史的長河、世事的滄桑，也將會汰盡所有一時間頑固執著的心思。

這本書由楊南郡與李作婷博士合作譯註。楊博士多年來在古道遺址調查、日人著作譯註與實地現勘等整體獲致的學術與實務成就，無需贅言，而尤可敬者，奔九之齡的身體與思想，兀自不願自放於緩慢、悠閒，即使在病榻，談話仍不忘著述事，渾然不覺疾病糾纏。對於壯年即辭世的鹿野忠雄，楊博士對於其性格、毅力與學術成就是激賞的，由他在不同的譯註與文學表述的推崇、欣賞，以及曾專程到花蓮壽豐找到曾經追隨鹿野忠雄的阿美族人托泰·布典訪談所表現的欣喜可以理解。推崇與欣賞，讓楊博士的譯註在學術沉味上增添幾許感性的抒發。與楊南郡博士合譯本書的李作婷為日